

「遊」口岸記

三年疫情後的第一個國慶如期而至，諸多節慶活動在各大社交媒體爭相宣傳、精彩紛呈，主題夜市、煙花匯演、各大海傍的節日藝術裝置、傳統民俗活動都是市民爭相參與、打卡的熱點。長假也帶動旅遊的熱潮，除了出國遊，北上內地遊玩消費也成為很多人的選擇，深圳和珠海便是其中的兩大熱門目的地。反之，香港也是許多內地遊客「十一」長假的熱門目的地之一。

借着接來港旅行歡度「十一」的朋友的「東風」，第一次去到港珠澳口岸。乘車飛馳於青馬大橋，兩側的懸索纖細輕盈不失壯觀，看向兩岸，盡是無垠的海和遠山；青衣港的貨櫃碼頭燈火通明，一個個「小若積木塊」的碩大集裝箱有序堆疊，展現出一派現代工業氣息。目之所見，是一個城市尺度被拉大到不同於傳統印象中處處小街小巷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建築內景。作者供圖

的香港。不一會兒，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很快出現在眼前。模塊化的拱形屋頂不禁使我聯想到香港國際機場的屋頂設計，相似的建築語匯，不同的建築材料，呈現出很不同的建築性格。機場銀白色金屬質感和玻璃相組合的三角形模塊的天花及天窗設計，硬朗利落，簡潔不失細節；港珠澳旅檢大樓則是深灰色的結構構件搭配木質暖色調天花，溫暖敦厚，給人親近之感。

一樓是出境大堂，波浪型天幕將整個建築空間溫柔的包裹，十六點五乘二十一米的寬闊柱距，滿足大量客流通行和空間靈活使用的需求。一系列巨大的樹形結構支撐起大屋頂，柱體由頂部到底部，逐漸放大至四米多直徑。地面層休憩座椅的設計與柱體相結合，渾然天成，張力十足。

地下的入境大堂在有限的層高下，也在天花設計上匠心獨運，南北向一條條的線性燈管之間採用與二層特色大屋頂相類似的拱形設計語言。相互平行的連橋，從二層玻璃幕牆直「衝」出去連通至落客區，穿過之處精巧的收口設計讓人產生不知目之所見是玻璃還是鏡面的疑惑。橋底的結構設計在滿足受力原理的基礎上，加上巧妙的照明設計使整條橋在剛硬中不失柔美。

國慶期間，口岸建築在節日的氛圍下也「熱烈」起來。一排排整齊劃一的國旗和區旗交替呈現在建築天花和玻璃幕牆上，時而與建築本身的線條肌理相平行，時而相垂直，時而覺得這些旗幟就是建築本身的一部分。即使在旅途中匆匆走過，也很難不留意到隨風飄揚的紅旗。

盯着天花板出神之時，朋友早已來到身旁。本來安排好五日的旅行計劃卻在來香港的第一步就增加了一個行程點，溫暖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本身早已成為旅行的第一站。

媽媽的秘密

從加拿大回來探親的女兒，受媽媽之託，從北京家中找出一封信，帶回養老院，交給了媽媽。

原來這是媽媽珍藏了六十多年的信，信封已變黃，上面寫着媽媽的名字，是爸爸的字跡。女兒交信時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媽媽，這時媽媽才向女兒揭開了個中的秘密。說是信，其實是六十多年前媽媽寫給爸爸的一首詩，爸爸寫給媽媽的幾頁日記，互相表達了愛意。後來爸爸把詩和日記放在一個信封裏，由媽媽保存。

一九五四年初秋，互不相識的爸爸媽媽一同考上北京大學，又一同分配在東語系的一個班。他們兩人學習都很努力，在班上都是優等生，每學期都要受到表揚。爸爸口才好，剛上二年級，就參加了外語講演比賽，獲得了優秀獎。

升至三年級，爸爸學習優秀，被選為班長，媽媽當選為團支部書

記。他們開會常常在一起，每晚還總在圖書館相遇，就一起學習到很晚。日久生情，不知怎的，媽媽心裏有了爸爸，「他不僅學習優秀，而且辦事穩妥，待人熱情誠懇，說話總有幾分幽默，但不張揚。」媽媽心裏給爸爸打着分。

有一年春節，不知道哪個同學的提議，為男同學洗被子，女同學都參加。幾十人的被子，不知道怎麼回事，媽媽洗的被子竟是爸爸的，事後一說，兩人都笑起來。這床被子的花色被面至今仍留在衣櫃裏。

媽媽爸爸常在未名湖畔的月光下散步，走啊走啊，不知疲倦，他們幾乎走遍北大校園的每個角落。

爸爸不會寫詩，只在日記裏寫道：「她忠厚老實，心地善良，學習踏實，樂於助人，願意跟她過一輩子。」

搬了幾次家，媽媽一直神秘地保存着這個信封，直到現在。

十一年前，媽媽爸爸慶祝了結婚五十周年金婚，去年又慶祝了六十周年鑽石婚，他們還要一起走到永遠。

似曾相識的香港

十年前，香港中華書局與香港史學會首次合辦「似曾相識的香港」講座，彈指之間，今年已來到第十三期。十年間，除了疫情極其嚴峻的年份，每年均有講座與讀者見面，有時甚至一年兩期，每期則是四至十講不等，迄今已逾百場。

翻看第一期講座的報道，主辦方開宗明義道盡初衷：「自香港開埠後，人口急速增長，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時代不斷在變，很多舊有的建築或事物已漸不存在。中華書局與香港史學會合辦一系列講座，展開尋舊香港旅程，用不同角度去重新閱讀香港歷史，與讀者分享「那些年」的生活經驗，一同重拾昔日情懷。」此時讀來，彼時字裏行間滿溢的香港情懷，恍若穿越時光隧道，不期而至。

講座以「似曾相識的香港」為名，是源自呂大樂教授十一年前出版的《那似曾相

識的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之於香港市民而言，有一種特殊意義——香港社會的黃金歲月。對於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神話」與「定論」，呂大樂教授採取另一種態度「重訪」那個年代，以更加立體、更加多元的角度去審視社會的發展，重新認識七十年代的香港，成為了解七十年代香港的重要參考讀物。

「似曾相識的香港」以「一起走過的軌跡——香港交通百年」作為首場講座，十年來，與一眾關心香港、喜愛文史的讀者共赴約會，從社會、民生、政治、經濟，到交通、建築、藝術、宗教，一起走過尋訪舊日香港的一段又一段旅程：從史跡、地圖、掌故、書刊、郵票、鈔票、樓書等觸摸香港歷史；從海岸線、鄉村、郊野、燈塔、颱風、災患等再現香港記憶；從傳教士、移民、勞工、家族等講述香港故事；從鐵路、



戴勝鳥「訪港」

市井萬象

近日，一隻戴勝鳥在香港觀塘海濱花園的草地或樹上逗留及覓食，吸引大批攝影愛好者到場守候拍攝。現場的戴勝鳥並不懼怕場內的人，如模特般任由攝影愛好者拍攝。

有雀鳥專家指戴勝鳥每年都會過境香港，喜歡在草地停留。專家呼籲市民與之保持距離，盡量不要干擾其作息。 中新社

器傳千秋 煞是好看



文化什錦 鄺凱迎

我國最早運用綠松石作為飾物是賈湖文化，賈湖文化是以河北省舞陽縣賈湖村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類型，以釀酒、動物馴化家養及栽培粳稻為特點，是裴李崗文化的源頭，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綠松石的地區。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鄭州仰韶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亦見綠松石飾物。綠松石有着宛如藍天的色澤，用於鑲嵌，特具美感，成為當時國玉的代表。

距今四千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末期，綠松石片鑲嵌在銅器作為腕飾成為士族領袖的飾物，看作身份和權力的象徵。鑲嵌在銅器上最著名的是一九八四年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着綠松石銅牌飾，這件牌飾以青銅為框架，上有數百片綠松石併合鑲嵌出獸面紋，出土文物的年代判斷為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是屬於我國歷史上的夏朝。近年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當中，亦見一塊綠松石銅牌，形態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相近，可惜銅牌銹重，鑲嵌的綠松石大批鬆動脫落，未能作出工藝比較。

河南省安陽殷墟亦見出土其中一骨片有綠松石鑲嵌文字，這種表現形式是為首創。武漢市黃陂區滙口鎮盤龍城是商代城市遺址，有夯土宗廟、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及大規模的手工作坊，工作坊除製陶外，亦具青銅鑄造業，出土大量青銅器，最令人矚目的是出土了綠松石鑲嵌金飾件及玉柄形器鑲嵌綠松石，是我國最早的金鑲玉及玉石上嵌綠松石的藝術品。

古籍《禹貢》、《山海經》、《爾雅》等有記載「璵璠琅玕」，據古人考證「璠」和「琅」屬綠松石類，宋元明年代有稱為「碧甸子」；百年前地質學者章鴻釗在其著作《石雅》指其「形似松球，色近松綠」而稱為綠松石；由於外國稱綠松石為Turquoise，不少人誤解是來自阿爾泰山地區的遊牧地區，稱為突厥玉或土耳其石，其實土耳其不出產綠松石，只是經該地運往歐洲而得名。世界上

綠松玉最大的儲量是在中國，近年礦產調查我國佔世界的七成，遍佈於陝西、湖北、河南、安徽、青海、雲南、新疆、甘肅、江蘇及內蒙古等地，目前的湖北、安徽、陝西仍進行開採；綠松石多長於石縫之間，薄而小的特性特別適於鑲嵌。

殷商時代，器物鑲嵌更為發展，不再局限於綠松美石，出土墓葬器皿中有壓印紋飾的金質薄片，是黏貼於青銅器表的裝飾；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更出現一種特色工藝，在器表鑿刻圖案或文字凹線，以為毫髮的金銀線嵌入，改變呆板和拘束的藝術紋飾，突破傳統的圖形對稱形式；內容有故事題材片斷描寫，豐富活潑。這種金銀鑲嵌銅器，亦稱為金銀錯銅器（金銀錯是將金銀鑲嵌在銅器後，再用錯石在器表磨光平面的工藝）。

鑲嵌金銀的裝飾藝術手法，在中東、印度、埃及和敘利亞早年亦有發現；在埃及和敘利亞多藉敲擊金屬的技法製作器物的胎體，在表面雕刻花紋溝槽，嵌飾金銀，稱大馬士革鑲嵌，印度則以翻砂法（模型澆灌金屬熔液）鑄製銅、鋅與鉛合金的胎體，再刻槽嵌金銀紋飾，與我國以塊範法鑄製胎體的獨特方式不同。

有說法稱我國古時自商周時，中原與西北邊疆民族常有來往，春秋戰國時期接觸更為頻繁，鑲嵌技術是經遊牧民族或商旅為媒介，從中東或印

度傳入，看來這是一種推想。鑲嵌綠松石或金銀在青銅器上作為裝飾的藝術技巧，在中原文明的歷史長河是具有承傳的事實，異地傳入迄今未見實證，西來說站不住腳，但互相影響及融合相信是有的。

春秋戰國以來鑲嵌金銀的與當時主流的藝術圖案有一定的關係，由幾何形的菱形到獸面、鳳鳥、螭螭，再發展到人物、生活場景及雲氣等，年代風尚明顯；鑲嵌金銀的器物，由殿堂禮儀用器發展至生活用具，由於鑲嵌於鼎、壺、尊、瓶、壺、鍾等傳移至席鎮、帶鉤、車飾、馬具、轅飾、爐具、杖首、酒杯、燈台、案座承盤、衣箱等，顯現耀目光彩；自漢唐以來，各朝代發展出不同運用金銀特性的裝飾藝術，自開發了絲綢之路與近東地區暢通，互相吸納圖案風格及製作技巧，出現不少另類手法及各種器物胎料，包括鑲金、焊接的金銀粟粒紋、敲花、壓花、金銀線細工、金銀平脫、金銀胎內填瑛瑯等新裝飾藝術，具奇特的藝術效果，加上鑲嵌綠松石等加強裝飾效果，精美華麗，成為新石器時代迄今作為裝飾用未間斷的藝術技巧。

鑲嵌藝術及其相關文物，都是中華民族生活的軌跡和智慧結晶，經歷代調融形成堅韌不拔的文化，垂足萬年而彌新，器傳千秋，能承傳下來，我倒認為其原因就是「煞是好看」。



▲鑲嵌金銀圖案紋飾青銅牛形席鎮。作者供圖

▲鑲嵌綠松石鳳鳥形玉飾件。作者供圖

東言西就 沈言